



湘艺

没有时间去敦煌?因为疫情,无法去敦煌?想了解敦煌,却不知从何下手?去过敦煌,仍然不懂如何欣赏敦煌艺术?或许“敦煌三书”就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让敦煌与你近在咫尺,让你秒变朋友圈中最懂敦煌的那个人。

“敦煌三书”,包括《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漫谈》《敦煌彩塑纵论》。这是一套关于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彩塑艺术的通识性读本,是一套人人都能读懂的敦煌文化入门指南,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匠心之作。常先生作为最早一批投身敦煌石窟保护的艺术家和潜心钻研敦煌学多年的学者,兼具画家的审美眼光和学者的细致严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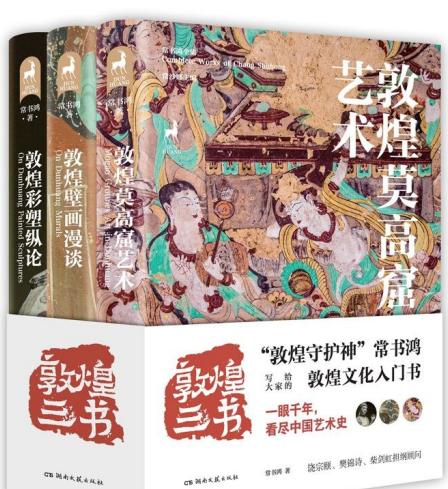
常书鸿先生本是留学法国、前途无量的画坛新秀,只因在书摊偶遇《敦煌石窟图录》,便决心放弃巴黎的舒适生活,于抗战期间毅然回国,穿越战火,投身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人们戏称他是一见敦煌“误”终身。

得知常书鸿的决定后,梁思成曾激动地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很钦佩,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亦给予了他热情的鼓励:“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此后,半个世纪,一万八千多个日夜,常先

让敦煌近在咫尺

——谈谈“敦煌三书”



生坚守敦煌,在荒芜洞敝、飞沙扬砾、物资匮乏的艰苦条件下,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组织修复敦煌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论著,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使远在西北边地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回忆常先生时,写道:“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及敦煌艺术的,而50年代以后,谈中国传统美术的论著,几乎没有不提敦煌艺术的。这一重大转变,是与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分不开的。”

常书鸿先生1994年辞世后,其女常沙娜教授继承父亲遗愿,继续守护、传承敦煌文化,历时20余年,梳理、集结常先生散见于数百种图书、报纸、期刊、内部资料中有关敦煌文化的文章,成此“敦煌三书”。

这套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带领读者走进敦煌尘封已久的历史,感受莫高窟这颗“塞外明珠”的盛世流光与至暗时刻;遴选不同朝代、不同风格的壁画珍品,将技法源流和画里画外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细数各类“神采具足”的彩塑,全面揭示其时代特征和艺术奥妙。

僻处边塞的敦煌,为何会有如此丰富的古迹?敦煌的工匠们竟可以与米开朗琪罗媲美?如何临摹敦煌壁画?莫高窟中究竟有多少幅飞天?古代匠人如何能在塑像上刻画出“窃眸欲

语”的表情神态?……种种关于敦煌的疑问与好奇,都能在这套书里找到答案。更有敦煌学泰斗级专家饶宗颐、樊锦诗、柴剑虹担纲学术顾问,为“敦煌三书”的高品质出版保驾护航。

这套书也是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为了淋漓尽致地呈现敦煌之美,敦煌研究院为“敦煌三书”提供了一批珍藏洞窟图片,即便无法前往敦煌,也可即刻展开一趟纸上之旅,尽享敦煌美景,云游敦煌石窟。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千余年前,中国的建

筑、绘画、雕塑等造诣已达到昌明精深的高度。遗憾的是,由于朝代更迭、变乱战祸和自然侵蚀,没有足够的实物作为例证。而位于深山旷漠中的莫高窟,却奇迹般地保留了北京、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壁画、彩塑佳作。如今,只有在敦煌,才能“行五十步穿越百年,行百步穿越千年”,系统而完整地目睹中国伟大的艺术宝藏和一脉相承的艺术传统。

这些作品由不同时代、不计其数的无名艺术匠师所完成,他们在一个个阴沉黑暗、光线仅能辨识十指的洞窟里,或站在高达数十米的梯架上,仰天对着窟顶藻井,或匍匐在小得不可容膝的洞角里,积年累月、寒暑无间地把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含有几百人到几千人的大场面构图,严工工整、一丝不苟地画出来,把“窃眸欲语”的生动造像捏塑出来,以丝毫不逊于文人画家的手法,诚挚地表现了历代社会风貌、人文习俗、人物服饰、舞乐等各方面的演变与发展。

正因如此,常书鸿先生在“敦煌三书”中形容道:“敦煌艺术是一部活的艺术史,一座丰富的美术馆,蕴藏着中国艺术全盛时期的无数杰作。”敦煌文化,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去体悟、去认真学习的。

(“敦煌三书”《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漫谈》《敦煌彩塑纵论》,常书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茶烟起·营闲事



胡竹峰

烟雨蒙蒙中,恍恍惚惚如坠梦境,给小城添加了婉约的氛围。在湿而清爽的天地里行走,在雨的缝隙中行走,行走之余读王亚《吃茶见诗》,星星点点地看,读得深了,人也觉得清爽。

王亚文章有生之喜悦,也有追忆的惆怅。好文章让人喜悦又惆怅,一味喜悦的文章,格调未免低了;一味惆怅的文章,行文显得逼仄。喜悦中有惆怅,差不多就是读《吃茶见诗》的感受。有些篇章藏着沧桑,隐藏得深,如同深水潭底的鱼虾。

王亚笔力颇足,写诗写茶,兼及酒画世俗,抓住一根线,线的一头系着锅碗瓢盆、坛坛罐罐,俗气烟火气味氤氲。时序中年,人生多难,芳草多愁绿遍心扉真是清福。《吃茶见诗》,繁华中的茶香,庸常里的诗意,不缺伤逝的隐痛,不乏忧乐的反省,更有独有的那种执着与情怀与灵光乍现的感悟,给人绵绵慰藉。

王亚文章之好,好在轻快,好在灵性,好在朴素,好在琐碎,一篇篇滋味不同,底色不同。好文章各有其好,美美与共。

王亚是湖南人。湘人气象不同,女子笔下也一片明朗,说到底,还是正大。近来好正大,也好光明,正大光明的正大,正大光明的光明。正大光明里尽是通透,通透里有明媚,那是文章的山水。文章山水曲折一些好,文章山水浩荡连绵一些更好。可喜王亚入了山水境地,眼见她朝辞白帝彩云间,眼见她轻舟已过万重山,眼见她饮弄水中月,眼见她下见江水流,眼见她看花上酒船,眼见她低头白云。

散文随笔的写作,一篇篇是性情。性情到了,水到渠成。博大精深地引经据典,有条不紊地抽丝剥茧,远不如随心所欲气象万千。读这本书,眼前会时常恍惚这样的场景:一场戏刚刚结束,看客渐渐疏落,舞台上未灭的灯光照在台上,一个女子悄悄站在台下,静静看着戏人浅浅淡淡的身影。看客是王亚,戏人也是王亚。

读《吃茶见诗》,滋味亦如喝茶,绿茶、红茶、青茶、黑茶……入口有清香有回甘。王亚写茶,是她的朝花夕拾,跌宕起伏不动声色,线条枯荣浓淡。多少惆怅一筆点过,写下过去种种与现实种种,思绪牵连内心的不舍与追忆。记事是实,冥想则虚。我看重王亚的记事更看重她的冥想,那些冥想充盈五月茶园的青草气,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神游杂思。

王亚将庸碌的生活写得达观诗意,平常的俗风灿若云霞,茶香缭绕。那些人生风雅片段,让人赏心悦目。俗是甜的,雅却有苦意,王亚在苦中嚼出丝丝甜味。《吃茶见诗》有两部分《营闲事》《茶烟起》,走笔行文仙气清茶气雅气一以贯之,这样的书写是坐在尘埃里举在掌心之花。

王亚写茶说茶谈诗论词,徘徊在一篇篇文章里,行文恬静,甚至带几分柔波旖旎,轻松好看,摇曳出春茶般绿色。笔触深时,世情苍茫、人性浮光时隐时现,浅浅描绘那些诗酒风流,无挂,无碍,不浪,不灭,是空境是明境是空明境。王亚会用闲笔,看似隨記,实有深意:冬夜里几碗胡椒茶喝下去,汗珠也沁出来了,暖暖的,浑身通泰。后来,外婆过世后便好多年不喝了。去年回家,偶然念起胡椒茶,母亲便煮给我吃,不知是哪个程序不对,还是茶与胡椒的问题,全然不是那个味道。或者,我只是念那些坐在灶边煮茶的夜晚吧。外婆走了,茶慌病总不得根治。

这样的文字,如此荡开。我忽然觉得文章无非两款,一款有情,一款无情。有情时,洪波汹涌,无情时,云淡风轻。王亚写作,即便云淡风轻也有个人情绪的影子若无其事粘附文字背后,像烛台光照壁画,一灯如豆下掩映着影影绰绰的心痕踪迹。

和光同尘是境界,幽兰满怀也是境界。烹煮饭菜是人生一味,《吃茶见诗》也是人生一味。吃茶读诗,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吃茶读诗,不知老之将至,不管老之将至。

(《吃茶见诗》,王亚著,黄山书社出版)

做一个有趣的、幸福的教师就好

王香闲情

易红英

《越有趣,越幸福》,作者名叫“晚情”,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文字,我也很想从这本书里读到作者所认知的“兴趣点”和所感知的“幸福事”。

全书共259页,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了,当合上这本书时,我并没有像阅读蒋勋、周国平、林清玄等作家的文字后感触那么深。整本书都是用极平淡、平实的语言讲述作者和先生阿彦之间7年来的爱情故事、家庭生活以及朋友间发生的家庭琐事。

董卿在主持“朗读者”时有一段这样精彩的开场白“我们读一本书总会被某个句子感动,因为一句话让自己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也可能因为一句话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当然,这本书也不例外,有一些句子我很是喜欢,如“人生应该笑着幸福地过,其他的事只是细枝末节”“一个人只要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是幸福快乐的,那便是好的”……如董卿所言,文字就像一束光,照亮黑暗的角落,照亮更多的不容易的前行的脚步。

作为一名在讲坛上耕耘了30年的我,始终初心不改,惟愿做一个有趣的、幸福的教师。每天清晨,伴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近处树枝上小鸟欢愉的歌唱,我开始一个人行走在去学校上班的路上。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达学校。来到操场,我时常会弯腰拾起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樟树叶,在每一片树叶上写上我自己英语名字“Lucy”,画上一个大大的笑脸,等

到上课时,我会把拾到的这些树叶作为奖品奖励给我的学生。孩子们也学着我的样子,下了课,就到操场上拾被风吹落的美丽的树叶和花朵,然后送给我和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些被风吹落的树叶和花朵在我们的手中传递,师生之间、孩子和父母之间都被一种浓浓的包围着,幸福着。

在学校早餐后我也经常是第一个进办公室,给办公室开窗开门通气,整理好自己的办公桌,给自己的花花草草剪叶、修枝、换水。这时陆陆续续就有学生进教室了。孩子们经过走廊时从我身边走过,她们总会不自觉地把视线挪到我手上的这盆花草上,每每这时,我就会笑着问她们“漂亮吗”,孩子们都会乐滋滋地回我一句“漂亮”,每天的工作和学习我都会和孩子们一起在鲜花、问候、笑容中开启。

课堂上大手牵着小手,我们一起转个圈圈跳个舞,那是对认真专注学习的孩子最高奖赏;有时我还会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抱抱,那是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最大的鼓励;有时课堂上有了小调皮,我就会说出自己的经典句“小麻雀在哪”,让孩子们和我一起说起一段Rap:“你的小嘴真不听话,像只小麻雀叽叽喳喳,你说上课喳喳,还是上课要听话,要听话”,瞬间教室在一片开心的笑声中变得特别安静。老师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学生都心领神会;孩子的每一次发言、每一次作业都会从老师这得到肯定和鼓励,师生在飘荡着石榴花香的课堂享受着共同学习的快乐,享受着属于我们的幸福学习时光。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在68岁近古稀之年写下《人生十悟》,其中关于“幸福”之领悟,他是这样用文字描述的:幸福是容易的,幸福是一种感觉。你感觉幸福你就是幸福的,哪怕地位卑微,十分清贫;你感觉不幸福就是不幸福的,即使家财万贯,声名显赫。从心理学角度看,需求的满足就是幸福,要想幸福就得减少不切实际的欲望,这才不会产生需求难以满足的痛苦。从比较学看,幸福总是相对而言,纵向比,横向比,就看你怎么比。路上行人万千,到底幸福不幸福,感觉全在你自己。

我跟谁都不比,我只需看清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内心淡然一些,再淡然一些,灵魂就会自由很多,做一个有趣的、幸福的教师就好!

好书摘读

无边的爱情像山峦一样压过来

张炜

山河本身比我们浪漫,它自带光芒

散开时何典与我走在一起。下了阁楼,我们多走了几步,来到河湾。真的有浓浓的蒲草味儿,有一股水腥气。再不久就该结出蒲米了。水中有咕咕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一些小眼睛在蒲丛中看着走近的两个人。

何典回身望着石屋,窗子上映出三个人的影子。他说起上次歌手受伤的情形:“那天小灰这头小驴不高兴了,可能害怕和厌弃吵闹,想跑开,一尥蹄子给了他三下,不轻。他叫得呼天号地。伤的部位不太好。”我明白。我说这次来河湾,明显感受到他们二人,包括老鲁夫妇的辛苦。

“做好这个地方实在不容易,特别是绿化那块‘秃斑’,简直是往自己身上拴了块大石头。这就不再轻松了,完全改变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我这样说包含了另一层意思:那个赶上河湾激动不已的歌手,其实完全不能理解主人公的心境,我这里主要指男主人。他不是一位循规蹈矩者,任何概念化的生活对他都不再构成吸引。他在寻找新的生长。

何典显然会说:“这里其实不需要浪漫主义。”“山河本身比我们浪漫,它其实是自带光芒的。我们一激动,就显得蹩脚了。”我说不清楚。我真正想说话的是沉重的。我其实很想说:自上次来到这儿就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一个食客,一个徘徊者,一个不再适合做他朋友的人。而今夜我终于有了更恰切的比喻:自己与这位歌手有某些相似之处。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

我看得出,何典和老鲁夫妇今夜有多么高兴。“好了,这就妥当了。”何典一边添茶一边说。在他看来今天既是继续,也是开始。我对这里的感激无以言表,对他们的信任和友谊、对所有的动物植物,更有离去的人,感念无尽。老鲁老伴在黑影里抹了一下眼睛,喊老鲁去下面点板栗核桃,那是松鼠的口粮。

想想大忙将至的深秋、雪封山河的严冬,一切将是何等不同。既翻开新的一页,就要有相应的深沉、持守和应对。冬天的炉火旁会有吞噬般的阅读,再就是从头做一件不可荒疏的大事:写出家族纪事。这是必要落实的人生责任。

(本文摘选自《河湾》,张炜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七个半

导演



《七个半导演》

赵荔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散文家、电影学者赵荔红选取世界上著名的八位导演:卓别林、塔可夫斯基、小津安二郎、伯格曼、布列松、侯麦、罗西里尼、希区柯克,为评论对象,对八位导演的个人生活简史和电影作品做了纵深的评述,既根基于对现实生活的透彻理解、扎实的文学艺术理论、电影史以及电影美学理论,同时又具有作者本人的主观判断。

作为一个散文家,作者讲究修辞,看待电影文本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有意思的是,本书之所以名为《七个半导演》,是因为作者只喜欢半个希区柯克。

